



坐轻轨望楼旗山

●之江冰逸

玉龙飞动似奔雷，人坐车中胜钓台。
却看一窗山水色，满目浓荫送凉来。

雨滴 (组诗)

●鲍海亚

(一)

雨滴，敲窗
附着玻璃，顾影自怜
一滴一滴坠地

我，耐耳静听
静下心来，才能
听到雨滴贴着窗子旋转的声音

倾听，纷纷扰扰的喧嚣被屏蔽了
关于清澈，关于纯粹
关于爱和美的意义
如雨滴一样萦绕，回旋

如此浪漫的雨夜
我不想锁上美丽的文字
我想打开心锁，让雨滴住进来

(二)

雨滴，一滴一滴落下来
不应该被谁打扰
雨编织的一丝一线
喂养着宁静，喂养着浪漫

我和雨并肩而立
以诗的角度站立
似在风中摇曳，又在风中消逝
雨中鳞片样的时间
在静与动之间来回玩着平衡木

我来回地摩擦着
被生活考验着的我
一次次纠正着前进的角度
你的微微一笑
像天空裂开的缝隙
正对着我看向你的目光

(三)

如果江南没有雨
我该用什么理由撑伞
在长巷尽头，假装与你擦肩

如果西风不识字，怎会乱翻我的信笺
每一页都是未写完的“见字如面”
而你啊，是水墨里最淡的一笔远山

我望得久了，连黄昏
都染上了你的眉眼……

虎山三韵

陈明华

石阶露绕青岑，
风拂松涛伴鸟吟。
塔影轻摇云底水，
一亭秋意落衣襟。

拾级凌虚瞰小城，
楼群叠翠接天平。
海气穿林携爽至，
吹柔山腰几处晴。

星子垂檐缀浅秋，
虫鸣和月绕亭流。
晚风不扰闲人坐，
漫把松声送耳头。

弯钩月

●刘理鸿

阳台上捧出的月亮，
不慎跌落，碎成半网银霜。
采菱的小船摇皱湖水，
船心忙碌着红衣姑娘。

炊烟从瓦檐升起，
新剥的菱角正飘香。
天边的月牙弯成钩，
却再也钩不起那曲清箫。

晚风揉碎满湖萍星，
船桨碰碎点点星光。
待月牙沉入山坳，
稻浪里浮起一片金黄。

海上涌起浊浪，
弯月隐入云织的网。
雷声劈开天幕，
霎时间天地通明透亮。

渡口在月下恍惚，
黑猫跃过青灰的屋梁。
鼠影被利爪按定，
弯钩月依旧悬在穹苍。

谒颜祠怀回

●丁海明

晚秋气暖麦初肥，
新水鸥鹭拂岸飞。
吟社迂江吟叠翠，
祠堂颜姓沐余晖。
簞食陋巷长怡乐，
瓢饮贫身宁静微。
世味懒随持素节，
贤哉回也仰高巍。

月色中的落星岛

●黄定来

我们收起滴水的渔网
在礁石上摊开
犹如晾着半片夜空
那些闪亮的银鳞
是星子坠海时
碎成的光点
潮水退去后
滩涂露出古老的印痕
渔船横在浅湾
吃水线渐渐清晰
就像我们日渐明显的
年岁轮廓
桅杆轻轻斜着
指向初升的月亮
而月光并不急着铺路
它先爬上舷窗
听梦里谁漏出的
三两声乡愁
整座岛浮在夜色中
像遗忘的棋局
我们走动，停歇
补网，修棹
偶尔抬头时
忽然想起
自己也曾是
某颗迷途的星
正借着这抹月光
辨认归程的深浅
此刻晚风经过
扇动系船的绳索
整片海开始轻轻晃动
摇曳成满天星光
我们坐在船头
等潮水慢慢涌来
等月亮
把所有人的影子
缓缓拉成
通往黎明的栈桥

夜渡心河

郑云霏/文

不知从何时起，生命里开始飘进一片薄雾，淡淡的，却足以让脚下的路变得朦胧。过去，“死”不过是书页间一粒干涸的墨点，或是远方传来的一声叹息。可当它从概念的虚空悄然落地，化作一次悬而未决的诊断时，才像一根极细的针，轻轻触到了我的皮肤。

一切的缘起，是心口那一下无端的慌乱，像琴弦毫无预兆地崩断，留下一片持久的、闷闷的悸动。夜晚因此被拉得格外漫长。我躺在黑暗里，感觉自己像一艘抛锚的船，搁浅在名为时间的死水湾中。白日的那些觉悟——关于能量，关于悲悯，关于“宁作我”的铿锵——全都退潮了，露出底下最原始、最坚硬的礁石：我怕。

我怕睡去，便再不见到窗外的光。我怕这具刚刚学会与自己和解的皮囊，来不及安放那个崭新的灵魂。这种怕，不是思绪，是触觉。它堵塞在喉头，沉积在胸口，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一份需要努力完成的功课。我与我，周旋久，此刻却周旋不过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我是有限的。

然而，也正是在这恐惧的最深处，我触到了一种清澈的底。

当我不再挣扎，任由恐惧在血管里静静流淌时，一种奇异的转变发生了。我忽然听懂了母亲的唠叨——那些没完没了的嘱咐，不再是需要抵抗的噪音，而成了她用尽一生习惯编织的、最笨拙的牵挂；她为身体微恙生出的哀愁，也不再是脆弱的呻吟，而是她的世界在缓缓向内收缩时，发出的最真实的回响。

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面透明的墙，此刻忽然通了音讯。原来，我们都是一群渡河的人，河水是时间，彼岸是共同的归宿。先前，我只顾用自己年轻的节奏去衡量她的叮咛，用我的“坚强”去对比她的忧惧。直到此刻，我才真正看清：她那无尽的嘱咐，是她所能给出的最绵长的爱；她那小小的哀愁，正是我心中巨大恐惧的一面微缩的镜子。

悲悯，由是而生。它从来不是在岸上的指导，而是同一条船上，终于看懂了对方桨橹的沉重与划水的艰难。

于是，那碗救了我的热粥，其意义便远超一餐饭食。它是“生”给予我的最朴素的回应。当那股暖意从喉间滑入，在胃里缓缓漾开，如同冬日呵出的一口白气，真实可感。我忽然懂得了何为“活在当下”。当下，并非一句轻飘飘的禅语，它是粥饭的热气，是还能听见母亲嘱咐的福气，是指尖敲击键盘的触感，是窗外断续传来的人间的声音。

向死而生，原来并非悲壮的宣言，而是如此具体而微的实践——在确知终将失去的阴影下，更加专注地去感受、去倾听、去拥抱每一刻真实的拥有。

风暴过后，水面未必完全平静，但航船知道了自己的重量与航向。我终于能与那个恐惧的、软弱的自己并肩坐下，对她说：“好吧，我知道你在了。现在，让我们继续。”

窗外，晨光熹微。世界依旧是那个世界，而我，已悄然渡过了今夜这条属于自己的心河。

方向盘上的

岁月

舒幼民/文

车，更教会我们如何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今后的职业生涯。当年学校专业理论教员师资力量不亚于今日高校。专业的汽车理论学习为汽车驾驶打下坚实基础，提升了整体驾驶素质。汽车设计、制造、构造、维修等课程的开设，让有志于道路运输的同学有了更广阔的从业视野和积累。

汽车驾驶技术理论学习要求严格，既要通背当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又要掌握理论上的操作要领、路况信息、行人心理分析、车辆技术参数等。乡村、城镇、山区道路的特点，晴好、台风暴雨、雾雪、高温天气对车辆驾驶的影响等，都要能从理论上诠释。积累越丰厚，越有利于提升驾驶技术水平，达到水到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未正式上车学习前，学校花大成本创造条件，让我们对车辆进行拆装、清洗、润滑、紧固、排故等操作，大家兴趣盎然，收获颇丰。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我们逐步了解汽车基本原理和主要构成部件，包括动力如何传递和分配、制动如何实现、供油和点火系统如何工作、车辆保养如何进行、车辆故障如何判断及解决等，对汽车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较全面的理性。

一年的理论学习在紧张愉快的氛围中悄然过去。通过严格的理论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后，大家期盼已久的上车学习正式开始，人人摩拳擦掌，夜不能寐。当年我们直接上大货车学习驾驶，8人一组一车，亲如兄弟姐妹。实车教练规章制度严格，第一程序要保证车辆清洁明亮，发动机一尘不染，驾驶室窗明几净。大家穿着学校发的学员服，格外精神，人手一块抹布，出车前、回场后必须把车辆擦洗得锃亮。那时教练车都是专业运输单位退下来的老式嘎斯、道奇、解放牌，在同学们的保养下，每辆车都像新车一样可爱。操作规程规定，早上启动车辆或车辆熄火后重新启动，必须用手摇带动发动机启动，以减少发动机磨损，节约蓄电池电力，延长启动马达使用寿命，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前一位同学在教练员指导下开车，后一位就在车厢小窗上观摩。上下车有严格的报告制度，教练员认真执

教，既严格又和蔼，毫无保留地传授驾驶技术，须臾不离岗位。出车前、途中、收车后，教练员都要根据每个学员的驾驶状况进行精准中肯的点评总结，让大家日有长进。

终于开始上车学习汽车驾驶了，惊喜、紧张、好奇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这么个庞然大物就在自己掌控下开动了。教练员因材施教，毫无保留。上下车动作要领、座位如何调整、仪表如何观察、握方向盘位置、排挡油门离合器制动如何配合、起步熄火如何处理、定点停车要领等，教练员不厌其烦地教导，让我受益终身。每一个操作细节的背后，都蕴含着“度”的把握，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智慧。教练员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倒背如流：“方向一定要把握好，不能偏”“情况一定要有预见，提早处理”“车速，中速最好”“路线，一定要走在自己的路线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安全驾驶的真谛，感谢教练员。

学习汽车驾驶的过程紧张且循序渐进、科学得当。场地教练、城市道路教练、乡村道路教练、山区道路教练、夜间教练、重车教练、长途教练等缺一不可。近50年过去了，我对当年驾驶过的车辆、场地、路线记忆犹新。514号车是我们的教练车，学校附近的岭下朱、七里畈、上茭道是常行驶的路线，浦江、义乌、温州、景德镇、井冈山等地也是当年学习驾驶的路线，哪几个弯、哪几个坡、哪几段路是我开的，都印象深刻。有一次重车教练装水泥，教练员的话仍回响在耳边：一车货物如何均匀分布在车辆前后左右很有讲究，货物的重量、形状、体积决定摆放位置，会影响车辆的安全平稳行驶及油耗。现在想想，都是经验啊。

当一个人把先进的操作方法、优秀的驾驶理念铭记于心，是多么受用啊！安全至上、优质服务，这样的价值观贯穿于我的职业驾驶生涯。

近一年的驾驶学习结束，同学们迎来检验学习成果的国家考试。考官来自国家监管部门，那时还没有交通警察和考试机构。考官铁面无私，标

准

严格。考试分为场地考试、城市道路考试、乡村道路考试、山区道路考试、夜间驾驶考试。场地考试又分为桥形倒车、侧方移位、公路掉头等，难度系数较大。特别是山区道路考试，我记得很清楚，考官要求模拟下坡途中车辆制动失灵的安全处置方法，即利用排挡牵制发动机使车辆减速，也就是所谓的“抢挡”。我们车上的8位同学都一次性通过了严格的国家考试，大家十分高兴。但班主任的一席话让我们陷入深思：“通过了考试，拿到了驾驶证，仅仅只是第一步，不能有丝毫骄傲，你们今后的开车道路会充满风险与挑战。希望你们今后都能成为平平安安的驾驶员，兢兢业业的交通人。握好汽车的方向盘，更要把好人生的方向盘。”

“把好人生的方向盘”，老师，我记下了您的谆谆教诲。这句朴素的话语，成为我一生恪守的座右铭，让我明白：真正的驾驶之道不仅在手上，更在心中。按照学校分配，我来到浙江汽车运输公司临海分公司报到，被安排到温岭汽车站工作，从事大型货车驾驶。一年后，道路运输急需大型客车驾驶员，我被单位领导选派参加省公司组织的客运驾驶员培训，通过严格的考试后，我成为一名营运客车驾驶员。

这方向盘一握就是35年，安全地跑了近300万公里，我亲身见证了交通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变迁。我开过的车型有解放牌、东风牌、黄河牌等大型客车，但遵守的价值观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好人生的方向盘。35年如一日，我兢兢业业对待工作，把安全看得重如泰山，待旅客亲如家人。这段始于1979年的学车之路，最终让我领悟到：人生如行车，不仅要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更要懂得每个路口的选择都关乎一生的轨迹。我手掌握的不仅是汽车的方向盘，更是一个时代的脉搏，与祖国发展的车轮一同滚滚向前。

1979年2月，天

气格外寒冷。20岁出头的

我，背着背包，提着母亲准备的

简单行囊，离乡别母，从温岭汽车站

坐上开往金华的汽车，开启人生学车之路。

如今人们会觉得，学开车不是件容易事吗？

只要符合年龄、身体等条件，随便找个驾校报名，考考理论、练练场地、跑跑道路，学车时间还灵活，有空就学，课时一到，考试通过就能拿照。可那时学习驾驶技术的历程让我至今难忘。

走进浙江汽车驾驶技校金华分校（今浙江交通技师学院）大门，我立下志向：学做人要诚实，学手艺要精湛，学技术要专业。我们是全国高考恢复后，经国家统一考试录取到这所学校的，这是国家培养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唯一途径。学校统一招生、统一培养，两年全日制学习后统一分配工作。那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国家正为即将到来的交通大建设培养急需的道路运输人才。

如今看来，当年培养道路运输驾驶员的方法和理念十分科学。我们分成若干班级，每班约40人。按学校教学大纲要求，要先进行一年多的理论学习。班主任是位可敬可亲的部队转业军人，驾驶技术高超。军事化管理让同学们服服帖帖，晨起跑步做操，穿插政治、文化学习。学校还特意请雷锋生前领导、战友到校作报告，让大家铭记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价值观。

起初，大家对严格的理论学习有轻视和排斥心理，觉得学驾驶技术和理论学习关联不大。但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大家逐渐转变思想，投入认真学习。我们系统学习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政治等基础课程，包括高等数学微积分、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化学方程式、物理学定律、专业英语、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等，为汽车理论学习奠定坚实基础。这些知识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开